



潮上花

上海人民出版社



潮上花

散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潮 上 花

本 社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27,000

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775 定价: 0.4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上海地区工业学大庆的散文集，共收二十四篇作品。

大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敬爱的周总理精心培育的一面红旗。今天，英明领袖华主席拨开了“四人帮”散布的妖雾，高高举起了大庆红旗。大庆红旗更加鲜艳。

在这本集子里，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各个不同角度和侧面描绘了工交战线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的大好形势，讴歌了广大工人、革命干部和科研技术人员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工业的英雄业绩，抒发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豪情壮志。这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是个有力的批判。

不少作品感情浓郁，语言清新，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

目 录

立春·····	张永民 (1)
春光先照英雄汉·····	吴幼甫 (10)
厂门口的雪夜·····	赵 自 (17)
潮上花·····	胡廷楣 (26)
依不朗英的头巾·····	左 泥 (34)
代表·····	何琪琦 (48)
雁飞千里·····	杨代藩 (59)
向着太阳·····	林伟平 (72)
十月的阳光·····	士 敏 (81)
乔迁之喜·····	缪国庆 (88)
扁担书记·····	田友辛 (95)
这里是一片光明·····	张重光 (102)
数字的诗·····	吴幼甫 (111)
我的师傅·····	张立俊 (118)
万方乐奏·····	孙 颢 王周生 (124)
写在葱郁的绿树上·····	刘观德 (134)
海上铁人·····	陈兆尔 (142)

熔炉.....	凌 泉 (150)
手与心.....	胡廷楣 (158)
绿色的藤帽.....	殷敦煌 (167)
孔雀石.....	张锦江 (176)
矿山战旗红.....	郁惟刚 (185)
子夜车铃响.....	张永民 (193)
喜报.....	吴剑卿 (204)



立 春

张 永 民

雪后初晴，碧空里阳光耀眼。推开窗去，风吹在脸上还挺冷，但屋檐的落水管里，却已响起叮叮冬冬的流水声。呵，化雪了。我禁不住一阵高兴。看看日历牌，今天正好是一九七七年立春。

前些日子，天总不见晴，整日价断断续续地飘着雪花。大地冰封，寒风刺骨。原先我同浦江船厂联系好去画人物素描，因为让大雪缠住了手脚，不能赴约，心里好不着急。现在好了，化雪了，立春了。听老人说，立春一到，地气就转暖，春天将花枝招展地降临人间。春风又绿江南岸。我们搞美术的人，特别爱春天，爱春天蓬勃的活力，爱春天丰富的色彩。每当春风一吹，冰雪消融，大地回春，我最喜欢从我们这座高楼遥望远处的果园，望着那片红云般的桃花一

天天地浓起来。这样的《迎春图》，是最能发挥水墨画写意的艺术特长的。特别是在砸烂“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我更向往一别三年的浦江船厂。

船厂在黄浦江的东岸。摆渡轮迎着浩荡的江风，划开滔滔江水，载着我隆隆地朝对岸驶去。江对岸，船厂深灰色的龙门吊车在来回移动。江风送来船台上“啾啾啾啾”的巨响。码头南面，高大的主机车间，还覆盖着一层残雪。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想起三年前的初春，我手中的画具变得沉甸甸了，心里有点激动起来。

一个可敬的老工人——船体车间“铁人”班班长郑阿龙师傅浮现在眼前：他中等偏矮的身材，清瘦的脸上让岁月和江风刻满了皱纹。阿龙师傅，从小随父亲在船台上挣扎。黄浦江淌走了造船工人多少辛酸的血泪，他肚里有一本账。因此，他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老人的脾气可有点倔。举个现成的例子，“铁人”班这个响当当的光荣称号，就是他自己封的。“铁人”班原名船体二班。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以来，阿龙师傅也学着王铁人的办法，带头搞起劳动竞赛。他用废铁皮焊了一块“竞赛台”，刷上黄漆，两旁还写上“学大庆，人人比贡献；做铁人，个个争上游”。班里哪个小组超额完成任务，插一支火箭；刚完成任务，插一面红旗；未完成任务，打个红圈。竖起“竞赛台”那天，他郑重其事地召开全班会议，说：“竖竞赛台，一不图新鲜，二不为好看，为的是学大庆做铁人，为国家多做贡献。船是钢板造的，造船的人也得象钢一样，敲上去咣咣响。二

班从我开始，人人拿出点志气来，说什么也别吃红鸭蛋。”从那天起，到七四年，十年了，船体二班硬碰硬没吃一个“红鸭蛋”。那年冬春之交，也是一个大冷天，天上是浓重的冬云，象要下雪了。车间主任老王把阿龙师傅找到办公室，转弯抹角地绕了有一支烟的功夫，才说了个意思，要他把“竞赛台”拆掉。“为什么？”“市里要来开现场会。”“开现场会为啥要拆‘竞赛台’？”“这是上面的精神。”“那好，我同你一起去找厂党委。”“比党委还要上面呢。”老王被钉得吃不消了。阿龙师傅却更起劲了：“现在大庆油田劳动竞赛也不搞了？石油大会战时王铁人带头搞劳动竞赛，毛主席、周总理都表扬他呢！”老王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我这个主任也是越当越糊涂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如果硬是铜头对铁头顶着干，也是给我们领导出难题呀。有啥法子呢，现在批‘唯生产力论’，以前有些提法过时了。”“什么过时了？学大庆过时了？”“哎哎哎，老阿龙，我可不是这个意思。”阿龙师傅跳了起来：“坏就坏在不是你的意思！”

从办公室里出来，阿龙师傅脑袋嗡嗡直响。他细细一想，大大地吃了一惊，事情不仅仅是取消劳动竞赛呀。一生气，倔劲上来了。下班后，立即召开了全班会议，头句话便把大家说懵了：“我想给二班改个名，叫‘铁人’班。”快嘴的小青工说：“自己封自己‘铁人’，不怕人家当笑话讲。”老一辈的师傅问：“老阿龙，以前二班评上先进，发奖状你不让领，今天你怎么给自己戴大红花了？”阿龙师傅把车间主任老王找他的事，向大家介绍了一遍，又说：“大家把‘铁人’的

称号当作是光荣，这就对了。大庆人为国家找石油，冰天雪地里吃了多大的苦，作了多少贡献呵，毛主席、周总理都号召全国的工人向他们学习。二班的‘竞赛台’可以撤掉，但是二班一秒钟也不能丢掉大庆这杆旗，一秒钟也不能忘了王铁人的名字！”就这样，全班庄严地一致举手通过改名“铁人”班。那个竞赛台，最终也没撤，名称改成“生产进度表”，依然竖在那里。

“铁人”班的名称一亮出去，浦江船厂上上下下议论纷纷，象黄浦江心一座醒目的航标，二万名职工都注视着“铁人”班的一举一动。我去船厂的时候，阿龙师傅正带领“铁人”班乒乒乓乓地干着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原来，在船体车间召开的全市现场会上，“上面”来的“大人物”，不顾国家计划，别有用心地提出在年内造三十条万吨轮的“战斗口号”，把国家急需的两条千吨油轮扣掉一条，还说“小鸭子”该向“新生事物”让路。“铁人”班当时的任务是四十五天内造一条油轮。阿龙师傅知道他们打着造大船的旗号反对交通部，却硬是把两条油轮全揽来了，而且提出不伸手多要一个人，保证四十五天内下水。这件事又颇有点同“大人物”唱对台戏的味道了。但是，“铁人”班一不要人，二不拖时间，“上面”也顺水推舟同意了。不过，另外还加了批示：对“铁人”班不宣传，不加评论。评论不加，流言蜚语却不少，诸如“保守的干劲”、“油轮多造一条，路线不一定正确”、“生产上的尖兵，政治上的盲人”，象冰冷的雪片一样飞来。“铁人”班里也有人在议论，“我们真是吃力不讨好啊。”阿龙师傅对大

家说：“不三不四的闲话，当它黄浦江上的风，任它刮去。国家需要的，吃力不讨好，‘铁人’班也要干！明天开始，大家把铺盖全卷到厂里来，四十五天，一定要把两只油‘鸭子’赶下黄浦江。”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说实在的，当时一些咄咄逼人的漂亮口号我一时理解不了，在那些非常“尖端”的理论面前，“铁人”班也许真是“右倾”了，但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正义感，却使我怀着十分的敬意来到“铁人”班的船台前。

早春的阳光，铺满了船台，四周积雪还未融化。黄浦江浪拍堤岸，涛声喧哗。一阵阵料峭的江风吹来，使人深感严寒的余威。然而，船台上，哨子声脆，铁臂摇空，钢板喀哒，焊花迸放，寒冷对“铁人”班无可奈何。有意思的是，那边空地上，还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雪人。可以想象，“铁人”班是怀着多大的热情和乐趣在干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选好角度，刚摆开画具，耳边响起“嚅嚅”的哨音，一位面颊消瘦的老工人朝我走来，他很不客气地说：“你在这里摆什么小摊子啊？撞一下，我们还派不出人送你上医院呢！”我歉意地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却冷冷地说：“船厂大得很，什么都好画，‘铁人’班你别画。”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猜，这一定是阿龙师傅了。好大的脾气。没头没脑地让他抢白了几句，还怪不好受哩。可是，看看他额角上的汗珠和熬夜而发红的眼睛，我又立刻原谅他了，老工人是以怎样的干劲在工作呵！吃力还不讨好。我把画具往后挪了挪，又画开

了。也许是为我的诚心所感动，不一会，阿龙师傅又来了。他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和气地说：“同志，这里西北风挺硬，你到那边工棚里去画吧。那里有窗，也能看清船台。”他还真体贴人呢。我禁不住心头一阵发热，感激地说：“师傅，谢谢，换个角度，就是另外一幅画了。冷一点怕啥，你们不也整天在这里吗？”显然，我的话使阿龙师傅很高兴，他用手拍拍我的肩膀，欣慰地笑了笑说：“我这个大老粗不懂画画，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也画进去。”顺着他的手望去，离船台不远，有一幅大庆人在井架上紧握刹把的宣传画。他深情地望着画，说：“我看这握刹把的很象铁人。你把他也画进去，画一张我们和铁人在一起的画。”说完，又满含期望地望着我。他那朴素的语言，真挚而又深沉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使我心底里涌起了不可抑制的创作欲——一定要把阿龙师傅和“铁人”班画出来！

离开船厂后，我一连开了好几个夜车，照着阿龙师傅的要求，画了一幅题为《浦江迎春》的国画。谁知道，画刚成，“上面”来了“指示”，说要检查我们美术创作的动向，连同我们的速写草图全都收了去。不久，那幅画在一个“黑画展览”里挂了出来，罪名是，为“唯生产力论”唱颂歌，边上还批着：“迎哪家之春！”真是岂有此理！我心情沉重地摆渡过江，找到阿龙师傅。阿龙师傅听后，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你也是吃力不讨好啊。但也不要紧，来势汹汹的也没啥可怕。你看，我们下雪天堆的大雪人，看上去是个庞然大物，可是立春一过，全化成一摊水了。”

阿龙师傅的话，意味深长。从那以后，每年下雪，我总在门口堆个大雪人，为的是看它怎样融化！雪后，屋檐落水管里的流水声，我把它当成最优美的管弦乐！每当月朗风清，夜不能寐，我就思念阿龙师傅，企盼着“立春”的一天。

历史的巨轮行驶到一九七六年伟大的十月，北京来的春风向我们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和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欢乐的日子到了！我随着喜庆胜利的游行队伍走上大街，在鞭炮锣鼓的交响乐中，又重新构思起那幅国画。今天，我再去浦江船厂，就是为了丰富图中造船工人的人物形象。

今日的船厂，同三年前大不一样，春天来得早呵。门口一幅大红底新魏体写成的大标语特别醒目：“砸烂‘四人帮’，跑步学大庆。”成排的冬青树簇拥着一块新辟的光荣榜，“铁人”班列在学大庆先进班组的第一行；阿龙师傅四寸长的照片排在先进生产者首位。他还是那么清瘦，穿着一件崭新的工装，胡子刮得光光的，咧开嘴，冲着我开心地笑着。老人现在怎样了？进了厂我更想他了。

船体车间老王见了我，喜出望外，握着我的手连连说：“你来得正好，这下有了救兵了。”一时把我弄糊涂了，我刚进门，怎么成救兵了呢？老王把我让进办公室，给我倒了茶，慢慢打开了话匣子：“打倒‘四人帮’之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五·一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厂里学大庆运动象黄浦江发了大潮，一浪高一浪。‘铁人’班坚持学大庆的经验也推广了。想当初，我让老阿龙拆‘竞赛

台’，这也是小孩搭积木，一级压一级，言不由衷啊。现在思想解放了，有华主席领导，学大庆，多贡献，光荣！老阿龙劲头赛过老黄忠。有意思得很啊，他说：‘庆祝两个胜利，你们会唱的唱，会跳的跳，写诗歌，画漫画，我呢，心里高兴得发急，就多敲几下镪头，同你们也是一个意思。’最近，他们又在造两条小油轮，总结了上次的经验，这次准备四十天里赶‘鸭子’下水，打个新春开门红，向华主席报喜。老阿龙铺盖又卷来了，下雪天也拚命干。要他睡觉休息成老大难问题了。我昨天想了个办法，把市里发来的文艺演出招待票送给他，要他马上到市里‘开大会’。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西洋镜让他戳穿了，他把票子塞给副班长，请他去‘开会’。可倒好，今天早上，两个班长一齐找我问罪，说我‘不光明正大，搞阴谋诡计’。”老王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又说，“现在有你这个救兵了。等会我把他找来，你给他画像，要画得慢一些，让他多坐一会，休息休息。对了，我到里面去搬个沙发来，让老阿龙坐得舒服一点。”老王的一番话，讲得既生动，又充满了感情。是啊，阿龙师傅，他是以多么高昂的战斗姿态在迎接这灿烂的春天！

不一会，走廊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门开了，阿龙师傅出现在我眼前。三年不见，还是老样子。只是他开朗多了，似乎每条皱纹里都藏着笑。他的眼睛，又布满了红丝。他摘下工作手套，握着我的手说：“哈哈，我知道，雪一化，你准要来。”我也高兴地说：“阿龙师傅，巧了，今天正好是立春。”“是啊，立春一到，天气要一天天地暖和起来，再也

不必缩手缩脚了。三年前你答应我的画，可以给我了吧？”“阿龙师傅，还要请你帮忙呢。”我指着沙发说：“你坐。”他侧转身子看着沙发说：“这又是老王搬的吧？这个老王，啥时候都不当促进派。人倒是个老实人。你如果要画，快跟我上船台，那里画出来才感动人呢。”我为难了，老王交下的任务怎么办呢？阿龙师傅又说了：“我老阿龙也不把你当外人，照我的意思，你最好回去，把铺盖也卷来，到船台上同我们一起滚他十天半个月，让黄浦江的风吹一吹，你要的造船工人的形象，喏，我打包票，个个活龙活现。”

这个主意高呵。我收拾画具，跟着阿龙师傅往船台上跑。半路遇上老王，他苦笑着对我说：“怎么你倒成了他的俘虏啦？”

我心甘情愿地当这个光荣的“俘虏”。能和阿龙师傅、“铁人”班的同志们在一起，一定会创作出满意的《迎春图》来。在他们身上，我已经听到了春天的激动人心的脚步声了。

从船厂回来，乘在摆渡船上，面对着滔滔东去的大江，我兴奋地想着，春天来了，寒冷的大地已经注进了新鲜的热血，我们的生活到处是明媚的春光。今天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在八万万英雄的人民中间，将有多少个阿龙师傅和“铁人”班，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在忘我地、奋发地、尽情地描绘着祖国锦绣的春色！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起想想吧，到了一九八〇年，二〇〇〇年；我们的春天，将是何等的灿烂辉煌呵！



春光先照英雄汉

吴幼甫

这是一九七六年最后的一夜。疏星点点，夜风阵阵。浦江水轻轻地拍打着堤岸，高楼、商店、住宅一片寂静。宽敞清静的马路上，偶尔驶过通宵的电车、汽车，城市入睡了。

市郊的东海化工厂内，今晚似乎有点异样。纵横交错的管道片刻不停输送着物料，高高低低的烟囱向夜空喷吐出大朵烟云，蒸馏塔仿佛威武的哨兵巍然屹立，头上的“红星”闪闪发光……粗看，一切正常。可是，哪来许多夜班工人？热气满车间，笑语飞出窗。他们认认真真揩拭机器设备，兴高采烈地交谈各条战线的捷报。原来呀，全厂的干部都来到生产第一线，和工人们一道迎接新年。

年近花甲的党委书记老姜东奔西走，步履矫健，清癯的面颊虽然还留着久卧病床的痕迹，但眉宇间却流露出抑制

不住的喜色。他兜遍全厂，看到了年轻人龙腾虎跃的身影，看到了老工人容光焕发的神情，看到了正常运转的马达、设备。他还留心到在每个工段的墙壁上，时钟下面挂着的崭新日历。

时针机械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人们的心也随之怦怦跳动。许多人一生中已告别了几十个寒暑，为何今年的送旧迎新格外激动？回顾即将逝去的一年，端详崭新的日历，以往的岁月在老姜眼前一一浮现……

春暖花开之时，全厂上下正在讨论向现代化高峰登攀的宏伟规划，东风又捎来了喜讯——石油化工战线学大庆的标兵——兰州化工厂派出小分队来沪传经。老姜顾不得血压高，身体弱，亲自到旅馆去请。东海化工厂有史以来从未在上午召开过职工大会，这回，破例了。彩旗猎猎，似人们的心潮在翻腾；锣鼓声声，敲出了人们欢乐的心声。欢迎呵，远道的战友。他们引人入胜的报告是撒下一片火种啊！会议刚散，厂门口宣传栏上就出现墨汁未干的大标语——“厂举大庆旗，人学王进喜。”人人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就在同一时刻，党委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恼怒的嗓音直往老姜耳朵里灌：“谁叫你们去请小分队的？市委早就指示过，上海有那么多好经验，为什么偏要学外地？”奇怪，学大庆也有错？老姜据理力争，没想到还是遭到了一顿训斥。不久，厂部根据生产情况和群众意见，健全了规章制度，有的“领导”就声色俱厉地指责老姜“复旧”。你不认错吗？立场顽固。你不检讨吗？态度恶劣，就该狠批狠斗。气愤、劳累、